

考古重大发现

补史之缺! 海拔最高秦刻石认定

文物考古工作者于2023年7月在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畔对杂日塘秦刻石进行现场考察时拍摄的刻石遗迹照片。
新华社发

青海果洛州玛多县卓让村扎陵湖北岸

青海扎陵湖畔,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得到认定,它矗立河源,补史之缺,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此前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的位于青海果洛州玛多县卓让村扎陵湖北岸的刻石,经审慎研究,认定为秦代刻石,定名为“杂日塘秦刻石”。青海省玛多县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区最大的两个淡水湖,唐代文献称之为“柏海”,是从中原内地进入西藏“唐蕃古道”的枢纽地带。

“玛多”,藏语意为“黄河源头”,是万里黄河流经第一县。在这里发现秦代刻石,意义重大。

一块沉睡了2200多年的石英砂岩刻石被确认为秦代遗存,中华文明的历史坐标由此向西延伸,一场关于秦代文明、河源地理与昆仑文化的学术探索也就此展开。这块刻石究竟是如何被证实为秦代遗存?它又为何能改写我们对中华文明早期疆域与文化的认知?更令人好奇的是,从“秦都”咸阳到黄河源头,千余里高原绝域,古人究竟如何抵达?



两地相距约1500公里之遥
按秦代马车
日均20到30公里的行进速度
从“秦都”咸阳到扎陵湖
至少需要两个月以上

刻石释读

皇帝/使五/大夫臣□/
将方□/采樂□/隃翳以/
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
此翳□/前□可/
□百五十/里

共计37字
分12行
每行1~5字
以3字一行居多
单字长5~7厘米
宽4.5~5.5厘米
为典型的秦小篆



刻石线描图。

初见:冻土中的“意外发现”

2020年7月,青海师范大学教授侯光良与团队成员在海拔约4300米的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畔调查时,偶然发现一处石英砂岩基部的秦代刻石。

研究表明,这一地处黄河源区的刻石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的刻石,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

的一处。

专家分析,按秦代马车日均20到30公里的行进速度,从“秦都”咸阳到扎陵湖至少需要两个月以上的时间。而这一路的跋涉,也印证了古人对“昆仑”孜孜以求的探寻,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抵达这入迹罕至之地。

辨真:科技为刻石“验明正身”

一块刻有秦代文字的刻石出现在高原腹地,难免引发学界争议——如何确定它不是后世仿刻?如何用科学证据替代“专家经验判断”?专家团队用一套“组合拳”式的科技手段,为杂日塘秦刻石的真实性筑起了“铁证”。

如何确定年代?专家介绍,刻石文字可见明显凿刻痕迹,采用平口工具刻制,符合时代特征。经矿物和金属元素分析,排除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刻痕内部和刻石表面均含有风化次生矿物,经历了长期风化作用,排除了近期新刻可能。

何以保存至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说,杂日塘秦刻石面向东南,背山面水,刻石遭受风蚀和光照高温辐射影响相对较弱,利于长久保存。刻石的岩性为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属高磨蚀性岩石,这是刻石历经两千余年自然风化尚能保存至今的关键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等专家认为,国家文物局此次科技鉴定,不仅是对杂日塘秦刻石的单独验证,更开创了国内石刻文物鉴定的新范式——第一次用系统性的科技手段为单块古代石刻“断代验真”。

解码:从昆仑神话到精神原乡

当刻石的真实性被证实,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开始浮现。为何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执着于“寻找昆仑”?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赵宗福认为,昆仑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无法磨灭的精神情结。地理上的昆仑与文化上的昆仑互

为依存,而追寻昆仑也早已超过地理科学的范畴,成为中华民族追寻精神家园的“心灵史”。这种传承千年的神圣内核,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共同精神家园也有着强大的感染力与凝聚力。

回响:一块刻石的文明重量

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说,杂日塘秦刻石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成果,与扎陵湖关联形成文化景观,整体保存基本完好,文字多数清晰可辨,刻石中年月日俱全,不见于文献记载。青海师范大学教授侯光良认为,杂日塘秦刻石用“秦代中央权威+羌人地方知识”的合作模式,

印证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悠久渊源。

2200年前,秦人的车马向西而行,探寻的是河源与仙草;2200年后,各领域专家学者来到黄河源区,探寻的是杂日塘秦刻石的历史真相。而昆仑,这座跨越神话与现实的“圣山”,终将承载着民族的精神,随黄河奔涌向前。

内容大意

秦始皇卅七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他们于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到达此行的终点)。

杂日塘秦刻石回答了哪些历史之谜

刻石开篇以“皇帝”提头,其中言及“卅七年三月己卯”。文字中,“五大夫”爵位从商鞅变法置,沿用至东汉,其中“大夫”二字为战国—秦文字中习见的合文;昆仑之“仑”字偏旁为阜旁,写作“隃”,这些特征都是秦代刻石及简牍文字的典型特征。

刻石内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解决了国人千古争论的关于“昆仑”“河源”的精确地望问题,记录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遣使向昆仑山寻觅仙药的历史事实,补全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当年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原内地使团之行,也证实了隋唐时期的“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时期已经打通了最为关键的环节。

古代“昆仑”到底在何方

昆仑在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关于它的传说和神话很多,但其具体位置在哪里,是千百年来一直困扰学界的谜题。杂日塘秦刻石的发现地点位于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畔,扎陵湖之南便是巴颜喀拉山脉,因此刻石中提及秦使及方士“采药”于“(昆)仑”等字眼,当指巴颜喀拉山脉及其周边区域,它无疑就是大部分先秦文献中所指的“昆仑神山”。

这一重要发现证实了唐代刘元鼎及清康熙年间勘定河源时,对昆仑山地望的推定,与《山海经》《高贤》等先秦文献关于昆仑山的最早记录“河出昆仑”“昆仑之丘……河水出焉”等重要地标特征非常契合。

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是不是真的

先秦时期,昆仑山一直被认为是神仙聚集、奇珍异兽生长的圣地,是西北的“帝下之都”,其上多瑞兽仙草、不死之药。

杂日塘秦刻石末句提及“前□可□百五十里”,应是此次采药之行的最终目的地。秦代一里相当于今415.8米,秦一百五十里约等于今天62.37公里。从刻石地点向西行60公里,正是当今之“星宿海”的位置。星宿海位于扎陵湖西岸约30公里处,这里有大片沼泽、众多湖泊和溪流,因“众泉涣散,灿如列星”而得名。历史上,星宿海一直被认为是黄河源头所在。

据《山海经·西山经》记载可知,远在先秦时期已经认定黄河河源为星宿海,其周邻山脉为昆仑山,同时将星宿海神化为盛产嘉果、桃枣等不死仙果之地,成为秦人方士西行求药的目的地。

文献中不见秦始皇向昆仑山寻访仙药的记载,这对于痴迷长生不老的秦始皇,再结合当时浓厚的昆仑山神话信仰,似乎是不合情理的。黄河源石刻的发现改变了这一认识,证实了秦始皇遣方士向昆仑山寻访长生不老药的史实。

秦始皇七次出巡刻石今安在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采取的一项重大政治行动,是“亲巡远方黎民”,周览四极,并在名山胜地刻石立碣,旨在示强海内,夸耀威德,巩固一统天下之局。同时,还派遣方士求取不老仙药,企图将其“受命于天”的合法性永世延续。

秦始皇自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11年,共有七次出巡,分别在山东峄山、泰山、芝罘、东观、琅琊台、

河北碣石、浙江会稽立下七大刻石,传颂后世。这七大刻石传为丞相李斯撰文并书丹,均属秦小篆作品。刻石原物几乎都已毁坏湮灭,仅存传世摹本和翻刻本。现存于世的只有山东岱庙的泰山刻石残块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琅琊台刻石残块,可惜均残缺严重,漫漶不清。

相较于此前已知的七块秦代刻石,杂日塘秦刻石不但是唯一现存于原址的秦代刻石,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